

豫章叢書

第九六冊

寓意草卷二

西昌喻 昌嘉言甫著

○○詳述陸平叔傷寒危證治驗并釋門人之疑

陸平叔文學平素體虛氣怯面色痿黃藥宜溫補不宜寒涼固其常也秋月偶患三瘧孟冬復受外寒雖逗寒熱一班而未至大寒大熱醫者以爲瘧後虛邪不知其爲新受實邪也投以參朮補劑轉致奄奄一息遷延兩旬間有從外感起見者用人參白虎湯略無寸效昏昏嘿嘿漫無主持彌留之頃昆弟子姓倉皇治未召昌診視以決行期之早暮非求治療也昌

見其脉未大壞腹未大滿小水尙利但筋脉牽掣不
停因謂此病九分可治祇恐手足痿廢仲景有云經
脉動惕者久而成痿今病已廿三日之久血枯筋燥
從可識矣吾今用法治則兼治當於仲景之外另施
手眼以仲景雖有大柴胡湯兩解表裏之法而無治
痿之法變用防風通聖散成方減白朮以方中防風
荆芥薄荷麻黃桔梗爲表藥大黃芒硝黃芩連翹梔
子石膏滑石爲裏藥原與大柴胡之制相倣但內有
當歸川芎芍藥正可領諸藥深入血分而通經脉減
白朮者以前旣用之貽悞不用再悞耳常晚連服二

劑第一劑殊若相安第二劑大便始通少頃睡去體
間津津有汗次早再診筋脉不爲牽掣但陽明胃脉
洪大反加隨用大劑白虎湯石膏知母每各兩許次
加柴胡花粉芩栢連翹梔子一派苦寒連進十餘劑
神識始得漸清粥飲始得漸加經半月始起坐於牀
經一月始散步於地人見其康復之難咸憂其虛抑
且略一過啖卽爾腹痛便泄儼似虛證昌全不反顧
但於行滯藥中加用柴胡桂枝升散餘邪不使下溜
而變痢以取億然後改用藏蕤二冬略和胃氣間用
人參不過五分前後用法一一不違矩矱乃克起九

死於一生也門人不解謂先生治此一病藉有天幸
內經云盛者責之虛者責之先生今但責其邪盛而
不責其體虛是明與內經相背也余笑曰吾非驚末
忘本此中奧義吾不明言金針不度也緣平叔所受
外氣不在太陽而在陽明故不但不惡寒且并無傳
經之壯熱有時略顯潮熱又與內傷發熱相倣誤用
參朮補之邪無出路久久遂與元氣混合爲一如白
銀中傾入鉛銅則不成銀色所以神識昏惑嘿嘿不
知有人理耳又陽明者十二經脉之長能束筋骨而
利機關陽明不治故筋脉失養而動惕不寧耳然經

雖陽明而治法迥出思議之表仲景云陽明居中土也萬物所歸無所復傳又云傷寒欲再作經者鍼足陽明使邪不傳則愈凡此皆指已汗已下已傳經之邪爲言故中土可以消受若夫未經汗下未週六經方盛之邪中土果能消之否耶所以仲景又云陽明中風脉浮弦大而短氣腹都滿脇下及心痛久按之氣不通鼻乾不得汗嗜臥一身及面目悉黃小便難有潮熱時時噦耳前後臃刺之小差外不解病過十日脉續浮者與小柴胡湯脉但浮無餘證者與麻黃湯若不尿腹滿加噦者不治平叔之脉弦浮大而短

氣鼻乾不得汗嗜臥一身及面目悉黃過經二十餘日不解悉同此例第其腹未滿小水尙利則可治無疑然治之較此例倍難以非一表所能辦也今爲子輩暢發其義夫天包地外地處天中以生以長以收以藏元穹不尸其功而功歸后土故土膏一動百昌莫不蕃茂上氣一收萬物莫不歸根仲景之言中土但言收藏而生長之義在學者自會設偏主收藏則是地道有秋冬無春夏能化物而不能造物矣治病之機亦然平叔之病舉外邪而錮諸中土則其土爲火燔之焦土而非膏沐之沃土矣其土爲灰砂打和

之燥土而非冲純之柔土矣焦土燥土全無生氣而
望其草木生之也得乎吾乘一息生機大用苦寒引
北方之水以潤澤其枯槁連進十餘劑其舌始不向
唇外吮啞所謂水到渠成乃更甘寒一二劑此後絕
不置方者知其飲食入胃散精於脾如靈雨霖霖日
復一日優渥沾足無藉人工灌溉而中土可復稼穡
之恒耳必識此意乃知吾前此濫用苦寒正以培生
氣也生氣回而虛者實矣夫豈不知其素虛而反浚
其生耶

○○面議何茂倩令媛病單腹脹脾虛將絕之候
從來腫病遍身頭面俱腫尙易治若只單單腹腫則
爲難治此其間有所以然之故不可不辨也蓋傳世
諸方皆是悍毒攻劫之法傷耗元氣虧損脾胃可一
不可再之藥縱取効於一時倘至復腫則更無法可
療此其一也且遍身俱腫者五臟六腑各有見症故
瀉肝瀉肺瀉膀胱瀉大小腸之藥間有取効之時而
單單腹腫則中州之地久窒其四運之軸而清者不
升濁者不降互相結聚牢不可破實因脾氣之衰微
所致而瀉脾之藥尙敢漫用乎此又其一也且腫病

之可瀉者但可施之西北壯盛及田野農夫之流豈
膏粱老少之所能受設謂腫病爲大滿大實必從乎
瀉則病後腫與產後腫將亦瀉之耶此又其一也且
古方原載腫病五不治唇黑傷肝缺盆平傷心臍出
傷脾背平傷肺足底平滿傷腎此五者不可治矣是
其立方之意皆非爲不可治之症而設後人不察概
從攻瀉者何耶惟理脾一法雖五臟見不治之症而
能治者尙多此又其一也張子和以汗吐下三法劫
除百病後人有謂子和之書非子和之筆乃麻徵君
文之者誠爲知言如常仲明云世人以補劑療病宜

乎不効者此則過信劉張之學而不顧元氣之羸劣耳所以凡用劫奪之藥者其始非不遽消其後攻之不消矣其後再攻之如鐵石矣不知者見之方謂何物邪氣若此之盛自明者觀之不過爲猛藥所攻卽以此身之元氣轉與此身爲難首實有如驅良民爲寇之比所謂赤子盜兵弄於潢池豈其然哉明乎此則有培養一法補益元氣是也則有招納一法升舉陽氣是也則有解散一法開鬼門潔淨府是也三法具不言瀉而瀉在其中矣無餘蘊矣

胡南臣先生曰脹滿必從乎瀉狀善言瀉者補

之中無非瀉也觀者須識此意始得立言之旨

〇〇〇辨痢疾種種受症不同隨症治驗

胡太夫人偶然肚腹不寧瀉下數行醫以痢疾藥治之其利轉多更引通因通用之法用九蒸大黃九三錢下之遂擾動胃氣脹痛全不思食有似噤口痢狀余診之見六脉皆沉而伏應指模糊亟曰此非痢疾之症乃悞治之症也今但安其胃不必治痢而痢自止不必治脹痛而脹痛自止於是以四君子湯爲主治少加薑薤煖胃之藥用之二劑痢果不作但苦胃中脹痛不安必欲加入行氣之藥以冀脹消痛止而速得進食余固爭曰寧可緩於食不可急於藥蓋以

引証具有
關係非泛
泛者

前因悞藥引動胃氣作楚如治亂民惟有安之之法
若再加行氣則脹痛必無紀極堅持前說卽用橘皮
和中亦須炒而又炒絕不惹動其氣凡五日未得大
便亦不惹動其便聽其緩緩痛止脹消食進便利共
七日全安渾不見藥之功其實爲無功之功也噫今
之隨主見而圖可喜之功者卽生出事端亦謂病之
所有非醫之所造誰懸明鑑而令絲毫莫遁耶此所
以成時醫之世界也

張仲儀初得痢疾三五行卽請往診行動如常然得
內傷之脉而夾少陰之邪余診畢卽議云此症仍宜

然犀而烙
怪物畢見
眞形

一表二裏但表藥中多用人參裏藥中多用附子方可無患若用痢疾門諸藥必危之道也仲儀以平日深信徑取前藥不疑然疾勢尙未著也及日西忽發大熱身重如巨石頭在枕上兩人始能扶動人事沉困舉家惶亂忙忙服完表裏二劑次早診時卽能起身出房再與參附藥二劑全安若不辨症用藥痢疾門中幾曾有此等治法乎況於疾未著而早見乎周信川年七十三歲平素體堅不覺其老秋月病痢久而不愈至冬月成休息痢一晝夜十餘行面目浮腫肌膚晦黑求治於余余診其脉沉數有力謂曰此

用法處
心獨創至
當不易

說得明徹
自喜

陽邪陷入於陰之症也吾以法治之尚可痊愈明日
吾自袖藥來面治於是以人參敗毒散本方煎好用
厚被圍椅上坐定置火其下更以布條捲成鷺蛋狀
置椅褥上殿定肛門使內氣不得下走然後以前藥
滾熱與服良久又進前藥遂覺皮間有津津微潤再
灑以滾湯教令努力忍便不得移身如此約二時之
久皮間津潤總未乾病者心躁畏熱忍不可忍始令
連被臥於床上是晚止下痢二次已後改用補中益
氣湯一晝夜止下三次不旬日而全愈蓋內陷之邪
欲提之轉從表出不以急流挽舟之法施之其趨下